

被钉上的嘴

马萨琳娜·班若 著

袁筱一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K835.65/102

2008

被钉上的嘴

马萨琳娜·班若 著

袁筱一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被钉上的嘴/[法]马萨琳娜·班若著;袁筱一译.-上海:
上海文艺出版社.2008.1

ISBN 978-7-5321-3237-9

I .被… II .①马…②袁… III .传记文学-法国-现代 IV .I565.5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205622 号

责任编辑:杨 婷

装帧设计:袁银昌

被钉上的嘴

[法]马萨琳娜·班若 著 袁筱一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74号

电子信箱: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l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*1092 1/32 印张 6 插页 2 字数 114,000

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5,100册

ISBN 978-7-5321-3237-9/K·252 定价:21.00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2431136

2003 年 1 月 8 日，星期三，巴黎

雅纳克¹，我只熟悉雨中的雅纳克。似乎每年的 1 月 8 日，查朗特都不会是晴天。这是父亲的忌日。自他去世之后，每一年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始。

七年以来的第一次，我没有和他人一起去父亲的墓前追悼。

第一次，我想要个孩子。

如果要个孩子，是不是应当远离坟墓呢？

一个真正的孩子。不是因为心血来潮想要一份抽象的圆满人生，也不是要藉此留住一个男人，不是在抚摸羊毛的婴儿小鞋时所涌出的柔情。不是的，反正我觉得不是这样的。

我要腾出地方，留出足够的空间和位置，迎接他的到来。但是，在这之前，必须通过词语清理记忆之结。我的身体是一座被沉默塞满的档案馆。

围绕着父亲有太过纷繁的画面，属于所有人的画面。可我的记

¹ 密特朗的故乡，也是他安葬之地。（译者注）

忆无法和任何人诉说，无法和任何人分享。我的记忆也不属于父亲，只属于我，只属于我一个人，我这样一个不懂得记忆的人，任由它在空中消散，因为对于记忆的缺失，我们一向无能为力。

但是会有你的到来。总有一天。而在你的面前，孩子，我将对所有这些记忆黑洞负责。

有一天，你会打开谈论他的书。可是在你发现这个经由他人之嘴塑造出的男人前——他是属于我的父亲啊——我必须让我沉睡的记忆醒来，必须澄清这一切，用我们自己的故事好好保护你。

记这本日记，是为了抵抗林林总总谈论他的书。我是为你写下的这些文字，为你，孩子，为了你能够避开这些钉住我的嘴的词语。你知道吗？有一些我们不认识的人在靠我们的记忆生活。他们通过掠夺、占有我的记忆来丰富自己。现在，我必须重建我的记忆，要给你一份有别于这些故事书，有别于这一大堆报纸的过去。因为在那些东西里，你找不到那个人，而有一天，你一定会问我关于他的问题。因为你会好奇的，一定，我必须强迫自己接受这份我不具备、我拒绝具备的好奇心。

在长达五十八年的时间里，他不是我的父亲。你会在别的地方找到这五十八年。你会明白，这五十八年不属于我。这五十八年和我是竞争的关系。

他并没有把一切都告诉我。但是也不能相信别人所说的，别人总是在谈论自己。

属于我的证据如此鲜活，而你的外祖父也会永远如此鲜活。

对于我来说，父亲遇到母亲的那一天，他才诞生。

他进入我们的家庭。非常具有象征意味。一个女人的家庭，妈妈和我在等他，妈妈在我之前，妈妈在我的面孔上想要看见的只是她所选择的那个人的轮廓。她做出了选择，不顾那么多人的反对，不顾属于她的那个世界的反对。

九个月后，孩子必须出生。期待了那么久，不会藏很久的。想要把一切给他，不属于其他人的一切。给他一份秘密的命运。

我是1974年12月18日降临人世的，22点，84开头的行政区划。自然，我喜欢双数、对称和平行线。我原本有可能讨厌这一切。

我的父母选择了阿维尼翁，因为这是法国最美丽的城市之一。他们不希望我在巴黎出生，也不希望是在奥弗涅、摩万、布瓦图、多尔多涅、朗德，不希望我在北方出生，尽管那也是法国。不希望是别的什么地方。而在那里，边界已经开启，但还没有自由通关。在特例与羞耻之间，在不得不守住的秘密和出于爱而守住的秘密之间，因为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地方而变得神圣。藏匿在一个遥远的地方。

在市五医院，妈妈忘记了呼吸。她妹妹告诉她，呼吸仍然是她，也是让孩子存活的最好办法。不过我还是来到了人世，浑身青紫，医学上叫做发绀。妈妈想要就地控制我的呼吸，她简直要杀了我。

母亲总是这样的。一切都是出于好意。

爸爸没能及时赶到。妈妈认为他对我不感兴趣。每次他们在卢森堡公园散步时,爸爸都会假模假样在小淘气们的屁股上踢上一脚。然而他却愿意接受自己所爱的女人在三十岁时怀上他的孩子。其实没有这个孩子,他也同样能够留住她。只是因为他爱她。

惟一的条件:是个女孩儿。

总的来说,他喜欢女人。

他见到我的时候,把我的头抱在他的怀里。接着发生了一些什么。他成了父亲。

1984。签署承认我身份的文件,公证。父亲死后修正户籍,在家庭户籍簿上用蓝色钢笔所加的补充说明。蓝色的父亲。作为补充说明的父亲。作为修正的父亲。手写上去的父亲。这些鲜活的字母已然压倒了行政上用的打印字体,但是打印字体让人有真实的感觉。蓝色的墨水印迹,这不太正式,也许是个玩笑,再说可以用修正笔涂掉,可以做成这几行字从不曾添加上去过的样子。一个排印的错误。修改,就像修改母亲亲手所打的手稿那样:用他那支威迪文牌水笔所画出的沉重、有力的蓝色字迹和分段标记。当然,他的修改是文中最为精彩的部分。

家庭户籍簿上的小小的修改,允许我可以用这个姓氏,这个姓氏。

但是1974年的这一天，他选择了另一种应对方式。在我的户籍卡上，他写下的是马萨琳娜。他的创造。他的签名，他的姓氏于是毫无用处。

我的第二个名字是玛丽。圣女的名字，同时也代表秘密的命运。

我出生的时候，索尔采的房子是太外婆的夏季别墅。这个家似乎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从来不曾富有过。但是对于现在没有钱这一点，我们感觉很难受。太外婆曾经美丽，她也一直很强硬。整整两个月的时间，别人都骗她说妈妈在照看一个婴儿，为的是挣点零花钱。没有人告诉这位老妇人我的真实身份。我的太外婆看到过我，只是不知道我的血管里和她流着相同的血。面子的问题。

后来，爸爸到索尔采的房子来住了几天，他来看妈妈，他和妈妈一同住在外婆那间绿色地毯，深色和红色家具饰布的卧室里。而他不在的时候，妈妈就会回到她孩提时代一直住的房间里。有点不合规矩。她原本应该回农庄睡的，像所有的单身妈妈一样。但是我的妈妈是那种让人害怕的女人，而且大家都尊重爸爸。不过尊重不意味着爱，自从他勾引了这个家中的大女儿之后。以前，他给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都带来欢乐，在奥斯格尔的阳台上，打完一局高尔夫后的欢乐。也许我的外婆在自己女儿之前就注意到他了。

他和我外公一起打所谓的“阿迪拉杯”的联赛。高尔夫球手来来去去的地方，草不再生长。在奥斯格尔的一只橱子里还放着战败者的纪念品，一只撒尿的瓷小狗。

太外婆死的时候,我便做回了母亲的女儿。但是讲到我名字的时候,大家仍然会降低声音。

午饭的饭桌上,在拱顶的餐厅里,家里摆上了银质餐具,爸爸和妈妈之间的谈话很紧张。爸爸会讽刺妈妈,可是他不允许任何人说她的坏话。这间阴暗的大厅里很冷,地面上铺着国际象棋一样的黑白格相间的石板。在那里吃饭通常比在厨房吃饭花的时间长。我们坐得两腿发麻。爸爸的出现让大家局促不安,会让我变得有些蛮横无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,我和表兄弟姐妹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发生了变化。他们变得像他们的父母一样。然而在快上甜点的时候,他们会从另一边走过来。爸爸示意火车出发。他站起身,发出“嘟嘟”的响声。所有的车厢都排挂在他身后,他围着饭桌跑着,有时后退,让身后的我们倒作一团。到第三圈,所有的车厢都解散了,藏在桌子下面。我们以为他什么也没有看见。当他故意表示看到我们的时候,我们的心就会狂跳不已。我们屏住呼吸,然而小狗总是会出卖我们。它的尾巴会露出来。爸爸发现了我们。我们叫喊着四散跑开。

爸爸妈妈有时还为我们在养兔林里布置寻宝游戏,那片养兔林如今已经不存在了。为了打发等待的时光,我们会揉面团做点心,然后再把形状毁掉重来,我们会将头天晚上捡来的越橘拌上糖,放在铜质小锅里,我们舔着锅底,吃生面团。饭后,表姐和我沿着林阴小径一直往前,走入小树林,那里藏着我们的宝贝——在长着青苔的石头下的字谜,还有树干里的包裹。爸爸和妈妈彼此相挽着跟在我们后面。

然后我们就长大了。

他当选的那年我六岁。

孩子，有些记忆只能用第三人称的方式书写出来。有时，用玛丽也许更为容易一些。

于是玛丽是从六岁开始看电视的。从一开始她就知道有些事情不太正常，荧屏里的人群，他们的反应很奇怪，很矛盾，而且还有那个人，她那么熟悉的那个人，是的，肯定是他，她那么熟悉，却又一无所知的那个人。很快，她就学会了不再叫那个人的姓氏。她的名字即由此而来，另一个名字。叫自己的姓氏就是叫他的姓氏，有些姓氏就是这样的，具有某种非常神秘的因缘，而我们却不把它们挂在嘴边。即便是最熟悉的姓氏。即便这些姓氏应该对你有所定义。于是我们便换一个。开始时只是游戏，接着就成为习惯，甚至能成为一种疾病。

玛丽，坐在母亲的膝头，坐在那种七十年代的棕色扶手椅上，她站起身，给她的舅舅阿姨们开门。他们是来看她的。楼下是节日的欢庆，汽车喇叭声，人们的叫喊声。她的舅舅也叫弗朗索瓦，这个弗朗索瓦是她能叫的名字。舅舅看起来很幸福，他带来了香槟。玛丽的母亲没有说话，她不同意小姑娘出门。明天还要上学。玛丽很失望，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不能够参加节日的欢庆，尤其是，这节日欢庆看上去和她密切相关。难道不是关于那个男人的什么事情吗？那个刚才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男人，是她认识的那个男人的复制品。她没有搞错，并不完全是她认识的那个男人。其他人会去和他

会合；也许，过些时候，是他和其他人会合，在这屋檐下，在他们的两室的房子里，就是在这里，她听着他的声音入眠。舅舅阿姨们都走了。玛丽的母亲重新让她坐回膝头，她们一起看发生的事情，二台。二台，上面有街道，成千上万的人在哭泣，也许这中间就有她的舅舅阿姨。很快就看见了他。于是妈妈也哭了，她默默地哭着。但这不是同样的眼泪。这一点玛丽能够明白。为什么别人觉得幸福的时候妈妈会哭，电视上的那个男人赢得了胜利，傍晚的时候他给她打来电话，告诉她这个消息。这个男人，妈妈爱他，玛丽也爱他，如果真的是同一个人。她们在那里，两个人都在，孤零零的，在小小的电视机前，她们没有加入节日欢庆的队伍，夜晚将再度闭合，留下未卜的将来。

这一天，是1981年5月10日。

马萨琳娜看着玛丽坐在棕色的扶手椅上，在那里，一点也听不见外面人群熙攘的声音，而她，继续玩着分裂的游戏。

玛丽和马萨琳娜不是敌人，她们只是同时存在着，在犹豫着要不要合二为一。一个也许会继承电视上那个男人的轮廓，而另一个仍然是那个把她哄睡着的男人的女儿，是那个从来不曾跨越界限，始终低调到拒绝拍照的程度的母亲的女儿，哪怕在圣诞节或生日，母亲也不让别人拍照，因为影像是危险的，它具有欺骗性。

我的母亲放弃了一切，出于爱。其他人，社会生活，这些对她而言没有吸引力。她认了。她是一部无人喝彩的电影的主人公。

她守着她的秘密，就像签署了忠诚的保证一样。那些职业侦探

可以继续他们的想象，她是得到保护的人。只要她不说，没有人会知道。

即便是她最好的朋友，也是在我四岁的时候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。

她将自己的身份建立在这份放弃之上。对于她来说，在公众场合露面也许比矛盾还要糟糕：因为这是对自己存在的一种否定。我母亲不是那种背叛自己在公众面前露脸的女人。虽然这样做的大有人在。

我是放弃的孩子，是违背世人的一种选择，是母亲勇气和爱情的产物。我应该忠诚于她的牺牲吗？

我不得不沉默，不在他人的目光下存在，没有姓氏，没有父亲，甚至没有想象中的父亲，因为真实的那个的确确存在着。我不能说出他的真实身份，这样才能保护他，他没有要求我这么做，然而，这是我的理解。

有一天，他不在世的时候，我会成为他精神遗产的继承人。一个人的名誉继承人，具备资格的顶替者，通过这个继承人，他可以在死后赠与我的母亲以承认和忠诚，我的母亲，我存在的责任人，他后代的承载者，他面对其他所有人所掩藏起来的真实存在之镜。

而眼下，从官方的角度而言我没有父亲，班里的同学一点也不

知道我家里的情况,我的夜晚,我的周末,我的假期如何度过。或者他们知道,只是不说。沉默条约不仅仅是在家庭的范围内,看上去所有人都签了名。有些病就是这样的,没有人敢说出这病的名字。因为秘密可以具有如此令人激奋的形式,只需要某几种成分和一个反应式,就可以导致变化多端的结果:一个有名、但是不为人所知的父亲。想想看吧,很可能是强尼¹或是教皇,至少是一个大家都认识的人物,否则她又为什么要遮遮掩掩的呢?这里不仅仅是神秘的问题,而且是危险的神秘。找到那个陌生人,不用问他什么,她就是那个死寂的房间,退一万步也是个百搭,就是那种让人在背后指指戳戳的女孩儿。但是我的背非常敏感,甚至我的背是我身体各部分中听力最好的。因为剩下来的部分是锁,各种各样的锁,挂锁,插锁,插销。

要注意,我很喜欢略去父亲的职业不填,这样就不会给自己带来荣耀。孤女,这是很时髦很催人泪下的身份。

我知道我永远不会是人们同情的对象,因此要来这么一点点,仅仅是玩玩而已。

同学属于另一个世界,在他们眼里,我就是双面神雅努斯(Janus),反面和正面,正面是哭哭笑笑的小女孩儿,反面是一头沉默的动物,了解符号构成的语言,有能够破译的触角,是接受超声波和窃窃私语的完美系统,而在这正面和反面之间,是墙,障碍,垃圾桶,我抛出好奇的目光,怀疑的问题,小小的不忠,我抛出超越

¹ Johnny,这里应该是指强尼·哈里代(Johnny Hallyday),法国歌手,1943年出生于比利时。六七十年代红透法国,至今不衰。(译者注)

性的一切，危险，不合同学关系的一切，超出芭比娃娃和拿提拉（Nutella）¹范围的一切。我也是个垃圾桶，盛满了关于星期天、家里的晚餐、圣诞节假日以及在校的院子里扮演接吻猫的记忆。

我喜欢赢，但不喜欢拿亲吻作为赌物，因为这意味着调情，我喜欢被人邀请到家中，互相交换故事，彼此吐露心声，喜欢带有危险性的东西。因此不喜欢亲吻。因此我总是输。因此我不讨男孩子的喜欢，也不讨女孩子的喜欢。因此我总是孤零零一个人。在垃圾桶里。

我是承载秘密的垃圾桶。

为自己保留的事物会有怎样的结果呢？它们还能继续存在吗？

事实被废除，不可言说，世界的血肉被消减为模模糊糊的香气。我是一扇关闭的门，身后什么也没有，甚至没有一个细胞，只有风。我不敢开启这扇门，让它保持锁闭的状态至少还能造成某种幻觉。

我可以装作童年并不曾存在。谁又会知道呢。或者编造一个故事。我有权决定我的过去，决定它的生与死。只需要为自己藏起这份童年时代以为是属于自己的命途，只需要做点手脚。然而，不。谎言让我感到难受，就像是要远离自己的家乡去首都，让人感觉悲伤而窒息，因为首都的一切都不合适自己，和自己格格不入，谎言对我而言是一个肥皂泡，是牢狱，我总是尽力做到从不撒谎，我自己已经是一个美丽的小小谎言，在校的院子里到处飘荡。

¹ Nutella，著名的巧克力及果酱品牌。（译者注）

但这是我的社会身份。有谁会等同于他的社会身份呢？我从不曾撒谎，这让我付出了相当大的精力，守着不能言说的真实。有各种各样保持模糊的方式。有各种各样保持沉默的方式。即便是在言说之时。有不让自己痛苦的方式。

这是我的策略，我童年的策略，不撒谎，不痛苦。不能够的时候，就十指交扣背在身后。这能消除一切。

我也可以为你编造一个故事，为着将你送进安宁的梦乡，但是会有警报响起。首先我不能够做手脚，再说我不能让你相信——就像我曾经相信的那样——生活和小说世界一样和谐。我不能写小说，不能写关于这件事情的小说，你将来会承担这一切的，关于我们这个家庭的小说，人们编造出来的你的父母亲人，传奇性的出身。传奇就在这里，这甚至是我们的真实，你根本无法想象别的东西，传奇之外的别的东西，我很抱歉，这道路已然如此崎岖不平。

用我过去的夜晚来交换你今天的夜晚。我一直在抗争着，与失忆抗争，逝去的童年即将坠入被遗忘的境地，关于父亲，关于我们二十一年彼此交错和共享的生活的童年，这是对于过去的责任，只在记忆中继续存在的过去，这是对于死者的责任，还有这永远不会结束的工作，保护一座坟墓，保护它抵抗住岁月的侵袭。

我十岁。其他孩子在楼房的院子里玩。他们玩得很好。我站在窗玻璃后看他们。他们一副蠢相。当你想不到有人会站在窗后观察你的时候，你总是会显出这样的一副蠢相。而我这样的人，总是很在意窗子后面的动静。

我不会加入他们。不想和他们一样，不想和他们一样相信游戏。

不想和他们一样做个孩子。

如果他们让我去呢……但是他们不会让我去的。他们甚至不知道我的存在。或者说他们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。像现在这样，他们已经有足够多的朋友了。我拉上窗帘。我的玩具娃娃都在等我呢。要给她们穿上衣服，和她们说话，她们在打架，我任由她们这样做去，我喜欢帮助其中的一个赢取胜利。也许并不是那个我最喜欢的。我很喜欢受害者。我再也听不见院子里的喧闹声。

我意识到我并不是很幸福。但是我很安心。

我模模糊糊地知道这是一个并行的世界，仿佛医院里的病房一样。

我喜欢医院里那种弥漫着药味的青涩的氛围，那个生与死相距不那么遥远的温馨环境，在那里，生死之间的联结能够受到保护。

有时我很想生病。但是我尽量避免，就像我会尽量避免显得温柔，尽量避免哭泣，尽量避免体会到痛苦，尽量避免抱怨和害怕。我也有愿望，可是我不再独自一人吮吸着大拇指，我放弃了欲望的日子，人们对此颇感惊奇，说这个孩子可真有性格。

不论是爸爸还是妈妈，他们都不喜欢脆弱。

另一个世界，也许是真实的世界吧，就是那个存在于街道、火车站、飞机场、商店、学校、晚会、办公室的世界，父亲也许是在这个世界里度过了存在最为清晰的时光。我一直认为自己不被允许进入那个世界。父亲这个世界对我来说不是那么美丽，而我这个世界对他来说也不是那么美丽。对我对他来说都不美丽。我们注定不能够相处。事先不曾计划好这样的相处。很遗憾，因为无论如何，这

总算是一个世界。而在这个世界之外,在这之外,有……我们的存在。这能组成一个世界吗,三个人?爸爸保护我,爸爸想成为我天下最好的父亲,爸爸只把他最好的朋友介绍给我,爸爸希望我能够幸福,爸爸甚至决定去见我那些女朋友的父母,想要显示出,对于我能有自己的朋友,他感到很欣慰,他希望让她们也能到我家来玩,我的这些朋友。爸爸相信,爱,哪怕是沉默中的爱,也比世界本身更为有力。但是爸爸也是猜的。而我,我要保护爸爸。

在条约上,是这样的话:你将小心翼翼地保守我们曾经经历的例外生活。小证人会有长大的一天。我们的例外生活将成为遥远的过去。如果词语不再是障碍,我的记忆会清空。而在这之前,没有词语的存在。我必须编织它们,这样现实才不会完全消逝。于是,我在日益干涸的大蓄水池里堆满了字母。用尽了力气,也许会有句子产生,也许在最后,会出现意义。

而你会开口言说。我会满怀欣赏地听你讲述你的日子,你会重现那些细节,我们会一起将微不足道的事物变得神圣,我们会远离词语的威胁,如果旧的词语不合适你,我会创造出一些新词,你的现实会由话语织就,而你会学会沉默,沉默只是空间而已。